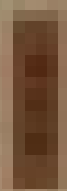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拾册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朱子全書

朱子全書

主編

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

第拾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本冊責任編輯：

黃書元

夏秀流

美術編輯：

黃彥

嚴文儒
顧宏義
校點

資治通鑑綱目（三）

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

起丙午梁武帝普通七年、魏孝明帝孝昌二年，盡壬子梁武帝中大通四年、魏孝武帝永熙元年，凡七年。

丙午（五二六）

梁普通七年、魏孝昌二年。

春，正月，魏以楊津爲北道大都督。初，魏都督、廣陽王深通於尚書令、城陽王徽之妃，徽怨之，言於太后。以深心不可測，乃以津爲都督，代深。

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。

二月，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。三月，爾朱榮討平之。

夏，四月，魏以元順爲太常卿。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毀侍中元順，出爲太常卿。順奉辭，時紇侍側，順指之曰：「此魏之宰嚭，魏國不亡，此終不死。」紇脇肩而出，順叱之曰：「爾刀筆小才，正堪供几案之用，豈應汙辱門下，戮我羹倫！」因振衣而起。太后默然。

魏朔州鮮于阿胡反。

魏都督李琚討杜洛周，敗死。

魏長孫稚討鮮于修禮，敗績。魏以長孫稚爲大都督，討鮮于修禮，行至鄴，復以河間王琛代之。

稚言：「與琛有私隙，難受其節度。」不聽。至噶沱，修禮邀擊之，琛不救，稚大敗。皆坐除名。

五月，元略自梁歸于魏，魏以爲侍中。略自至江南，晨夕哭泣，常如居喪。及魏元叉死，胡

太后遣江革、祖暉之南還以求略，梁主禮遣之。太后拜略侍中，賜爵東平王，遷尚書令，委任之。然徐、

鄭用事，略亦不敢違也。

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北道大都督。魏復以深爲大都督，討鮮于修禮。章武王融、裴衍爲左、右都

督，並受節度。城陽王徽復譖其有異志，后敕融、衍潛爲之備。深懼，事無小大，不敢自決。后使問其故，對

曰：「徽銜臣次骨，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，臣何以自安！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，臣無內顧之憂，庶可以畢

命賊庭，展其忠力。」太后不聽。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，外似柔謹，內實忌克，賞罰任情，魏政愈亂。

秋，七月，魏行臺常景敗杜洛周於范陽。

鮮于阿胡陷魏平城。

八月，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，降魏。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而自立。

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，而以爾朱羽生代之。魏以榮爲安北將軍，都督恒、朔二州。

軍事。榮過肆州，刺史尉慶實忌之，不出。榮怒，襲執之，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，魏朝不能制。初，賀拔允及弟勝、岳在恒州，平城陷，岳奔榮，勝奔肆州。至是，榮得勝，大喜，曰：「得卿兄弟，天下不足平也。」以爲別將，軍中大事，多與之謀。

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、廣陽王深。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，北趣瀛州，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。榮輕騎掩擊章武王融，殺之，自稱天子。深聞融敗，不進。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：「廣陽王盤桓不進，坐圖非望。有子謹者，智略過人，爲其謀主。風塵之際，恐非陛下之純臣也。」太后詔勝省門，募能獲謹者，有重賞。謹聞之，謂深曰：「今女主臨朝，信用讒佞，苟不明白殿下素心，恐禍至無日。謹請束身歸罪。」遂詣勝下，有司以聞。太后引見，大怒。謹備論深忠款，兼陳停軍之狀。太后意解，捨之。深引軍還，趣定州。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，遣都督毛謚討深。深間行至博陵，逢葛榮遊騎，劫以詣榮。賊徒見深，頗有喜者，榮惡而殺之。城陽王徽遂誣深降賊，錄其妻子。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，乃得釋。就得興陷魏平州。

莫折念生降魏，既而復反。破六韓拔陵誘胡琛殺之。天水民呂伯度，本莫折念生之黨也，亡歸胡琛。琛資以士馬，使擊念生，屢破其軍。乃復叛琛，東引魏軍。念生窘迫，乞降。蕭寶寅使左丞崔士和據秦州。大都督元修義停軍不進，念生復反，執士和殺之。久之，伯度亦爲万俟醜奴所殺。賊勢益盛，寶寅不能制。琛與念生交通，事破六韓拔陵浸慢，拔陵誘琛斬之，醜奴盡并其衆。

冬，十一月，梁侵魏，取壽陽。梁主乘淮堰水盛，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。魏揚州刺史李憲

以壽陽降，梁陳慶之入據其城。凡降城五十二，獲男女七萬五千。復以壽陽爲豫州，改合肥爲南豫州，以夏侯亶爲二州刺史。壽陽久罹兵革，民多流散，亶輕刑薄賦，務農省役，頃之，民戶充復。

胡氏曰：梁武三策淮堰，至是十年，死者蓋數十萬人，然後能取壽陽，纔得七萬五千口。是十年勞費，以三、四人而易一人，其愚拙不亦甚哉！興師動衆，不得已而至于殺者，惟誅亂臣、討賊子爲可。以所治之事，所存之理，有大於殺也。若夫貪憤之兵，得已不已，而視人如草芥者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故國君惟好仁，則天下無敵。梁主欲以此道而規河南，不亦左乎？

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，叛降杜洛周。魏盜賊日滋，征討不息，國用耗竭，豫徵六年租調，猶不足，乃罷百官酒肉，稅入市者人一錢，百姓嗟怨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：「夷、夏之民，相聚爲亂，豈有餘憾哉？正以守令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其命故也。宜及此時，早加慰撫。但郡縣選舉，由來共輕，貴遊僞才，莫肯居此。宜改其弊，妙盡才望，不拘停年。三載黜陟，稱職者補在京名官。不歷守令，不得爲內職。則人思自勉，枉屈可申，強暴息矣。」不聽。

丁未（五二七）

梁大通元年，魏孝昌三年。

春，正月，葛榮陷魏殷州，刺史崔楷死之。榮遂圍冀州。魏分定、相四郡置殷州，以崔楷爲刺史。楷表乞兵糧，不得。或勸楷單騎之官，楷曰：「吾聞食人之祿者，憂人之憂。吾獨往，將士誰肯固志哉！」遂舉家之官。葛榮逼城，或勸減弱小避之，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。既而悔之，曰：「人謂吾心不

固，虧忠而全愛也。」遂追還。賊至，將士爭奮，皆曰：「崔公尚不惜百口，吾屬何愛一身！」連戰不息，死者相枕，終無叛志。城陷，楷執節不屈，榮殺之。遂圍冀州。

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，敗績。魏以楊椿爲行臺。寶寅出兵累年，將士疲弊，至是大敗於涇陽。汧城、岐州，皆降於賊。幽州刺史畢祖暉戰沒，關中大擾。雍州刺史楊椿募民拒守，詔以椿爲行臺，節度關西諸將。右民郎路思令上疏曰：「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，軒眉攘腕，以攻戰自許，及臨大敵，銳氣頓盡。乃令羸弱居前以當寇，強壯在後以衛身，器械不精，進止無節，以當負險之衆，敵數戰之虜，欲不敗，可得乎？是以兵知必敗，始集而先逃，將帥畏敵，遷延而不進。國家謂官賞尚輕，屢加寵賚。帑藏空竭，民財殫盡，遂使賊徒益甚，生民彫弊，凡以此也。夫德可感義夫，恩可勸死士。今若明賞罰，練士卒，修器械，先遣辨士曉以禍福，如其不悛，以順討逆，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！」弗聽。

魏主戒嚴北討，不果行。

莫折天生寇雍州，敗死，衆潰。天生寇雍州，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，射殺之，其衆遂潰。

梁侵魏，圍東豫州及琅邪，克三關。

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。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，詔以房景伯爲太守。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，舉家亡去。景伯擒之，署其子爲掾，令諭山賊。賊以景伯不念舊惡，相帥出降。景伯母崔氏，通經，有明識。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，景伯白其母，母曰：「民未知禮義，何足深責！」乃召其母，與之對榻。

共食，使其子侍立堂下，觀景伯供食。未旬日，悔過求還。崔氏曰：「此雖面慚，其心未也。且置之。」凡二十餘日，其子叩頭流血，母涕泣乞還，然後聽之，卒以孝聞。

胡氏曰：民固多愚，然其良心終不忘也。爲人上者，不知教化可以善民，而專尚刑法，見其不服也，則謂民頑，愈益治之，民愈扞格，甚者視如寇讎焉。崔母一婦人，而知教化之原，不繫詞令，而在於躬率，教化之效，不取革面，而在於心改。旬月之間，變頑悖爲孝子，孰謂民果頑哉！爲人上而觀此，亦可省己而修德矣。

二月，莫折念生據潼關。

梁攻彭城，魏人擊却之。

三月，魏主戒嚴西討，不果行。

梁主捨身於同泰寺。

夏，四月，魏復以蕭寶寅爲西討大都督。寶寅之敗也，免爲庶人。至是，楊椿有疾求解，復以寶寅代之。椿子昱將適洛陽，椿謂之曰：「當今雍州無踰寶寅者，但其上佐，朝廷應遣心膂重人，何得任其牒用！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，吾觀其得州，喜甚，至於賞罰云爲，不依常憲，恐有異心。汝當以此意啓二聖，并白宰輔，更遣長史、司馬、防城都督，欲安關中，正須三人耳。不然，必成深憂。」昱如言啓聞，不聽。

秋，七月，魏陳郡亂，討平之。魏陳郡民劉獲、鄭辯反於西華，與梁譙州刺史湛僧智通謀。魏

以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。諸將以賊強，不敢戰。世表方病，舉出，呼統軍是云寶謂曰：「湛僧智敢深入者，以獲辯州民之望，爲之內應也。聞引兵迎僧智，去此八十里。今出其不意，一戰可破。」獲破，僧智自走矣。」乃選士馬付寶擊獲等，大破殺之。僧智聞之，遁還。

魏樂安王 鑒以鄴叛降葛榮。

魏李神軌殺高謙之。初，魏侍御史高道穆奉使相州，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。至是，世哲弟

神軌用事，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，神軌收謙之繫廷尉。會赦，將出，神軌啓太后，先賜謙之死，朝士哀之。

梁將彭羣圍魏琅琊，敗死。

八月，魏大都督源子邕拔鄴城，誅元鑒。

九月，秦州人殺莫折念生，以州降魏。

冬，十月，梁將湛僧智、夏侯夔圍魏廣陵，克之。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，魏

將軍元顥伯救之。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，慶和舉城降。夔以讓僧智，僧智曰：「慶和欲降公，

僧智今往，必乖其意。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，不可御以法。公持軍素嚴，必無侵暴，受降納附，深得

其宜。」夔乃登城，拔魏幟，建梁幟。慶和束兵而出，吏民安堵。顥伯宵遁，梁軍追之，斬獲萬計。梁主以

僧智鎮廣陵，夔屯安陽，遣別將屠楚城。由是義陽通道，遂與魏絕。

司馬公曰：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，以授一朝新至之將，知己之短，不掩人之長，功成不取，以

濟國事，忠且無私，可謂君子矣。

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，克之。梁領軍曹仲宗、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，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。魏兵奄至，放營未立，麾下纔二百人，放免胄下馬，據胡牀處分，士皆殊死戰，莫不一當百，魏兵遂退。放，韋之子也。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，前軍未至四十里，慶之欲逆戰，放曰：「前鋒必輕銳，不如勿擊，待其來至。」慶之曰：「魏兵遠來疲倦，去我尚遠，必不見疑，宜及其未集，挫之。」乃帥麾下進擊，破之。還，與諸將連營而進，背渦陽城，與魏軍相持。自春至冬，數十百戰，將士疲弊。聞魏欲築壘於軍後，曹仲宗等恐，議引還，慶之杖節軍門，曰：「吾聞置兵死地，乃可求生。須虜大合，然後與戰。」審欲班師，慶之別有密敕，犯者行之！乃止。魏作十三城，欲以控制梁軍。慶之銜枚夜出，陷四城。渦陽城主王緯乞降。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，分報魏諸營。陳慶之陳其俘馘，鼓譟隨之。九城皆潰，追擊之，俘斬略盡，尸咽渦水。

魏蕭寶寅殺關右大使酈道元，舉兵反。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。蕭寶寅之敗於涇也，或勸之歸罪洛陽，或曰：「不若留關中，立功自效。」寶寅自念出師累年，糜費不貲，一旦覆敗，內不自安。魏朝亦疑之。中尉酈道元性嚴猛，汝南王悅嬖人弄權，道元殺之，并劾悅。時寶寅反狀已露，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。寶寅聞之，謂爲取己，甚懼。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，寶寅以問河東柳楷，楷曰：「謠言：『驚生十子九子輒，一子不輒關中亂。』亂，治也。大王當治關中，何所疑！」寶寅遂遣將攻殺道元。行臺郎中蘇湛以病卧家，寶寅令其姨弟姜儉說之，曰：「道元之來，事不可測，吾不能坐受死亡，不復作魏臣矣。生死榮辱，與卿共之。」湛入哭曰：「王本以窮爲投人，朝廷假王羽翼，以至於此。屬國步多虞，

不能竭忠報德，乃欲乘人間隙，守關問鼎。魏德雖衰，天命未改。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減，願賜骸骨歸鄉里，庶得病死，下見先人。寶寅素重湛，且知其不爲己用，聽湛武功。遂自稱齊帝，改元，置百官。長史毛遐與弟鴻賓帥氏，羗起兵拒之。魏以長孫稚爲行臺討寶寅。正平民薛鳳賢、薛修義亦聚衆河東，據鹽池，圍蒲阪，東西連結，以應寶寅。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。

胡氏曰：寶寅奔魏之心，本欲假其兵力，爲本國復讎（三），似也。則宜不離淮、漢之北，伺間南伐，死而後已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冀、雍二州，豈梁所在邪？而爲之刺史，雖曰不利，人不信矣。以義始，以利終，不至於作亂受戮，則無能靖之道。此小人之本末也。

十一月，梁以蕭淵藻爲北討都督，鎮渦陽。

葛榮陷魏冀州，殺都督源子邕、裴衍，遂寇相州，不克。葛榮圍信都，自春至冬，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，晝夜拒守，糧儲既竭，外無救援，城陷，與兄祐俱執。榮大集將士，議其生死。孚兄弟爭相爲死，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，以活使君。榮曰：「此皆魏之忠臣、義士也。」皆免之。魏命源子邕討榮，裴衍表請同行，許之。子邕言：「衍行，臣請留；臣行，請留衍。若必同行，敗在旦夕。」不許。行至漳水，榮擊之，果敗，俱死。相州聞冀州陷，人不自保，刺史李神志氣自若，撫勉將士，大小致力。榮盡銳攻之，卒不能克也。

戊申（五二八）

梁大通二年，魏孝昌四，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。

春，正月，杜洛周陷魏定州，執行臺楊津，遂陷瀛州。魏復以楊津爲北道行臺，守定州，居鮮于修禮、杜洛周之間，迭來攻圍。津蓄薪糧，治器械，隨機拒擊。使人潛說賊黨，賊黨有應津者，遣津書曰：「所以圍城，正爲取北人耳，宜盡殺之，不然，必爲患。」津悉收北人，內子城中而不殺，衆感其仁。及葛榮統衆，使人說津，津斬其使，固守三年。洛周圍之，魏不能救。長史李裔引賊入，執津。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賊。

魏大赦。魏潘嬪生女，胡太后詐言皇子，大赦，改元。

魏長孫稚討蕭寶寅，敗之。寶寅奔万俟醜奴。寶寅圍馮翊，長孫稚軍至恒農。左丞楊侃謂稚曰：「潼關險要，守禦已固，不如北取蒲阪，渡河而西，入其腹心，置兵死地，則華川之圍^四，不戰自解，潼關之守，必內顧而走。支節既解，長安可坐取也。」稚曰：「子之計則善矣。然今薛鳳賢據安邑，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，如何可往？」侃曰：「珍孫行陳一夫，可爲人使，安能使人！」河東治蒲坂，西逼河，封疆多在郡東。修義驅民西圍郡城，其家皆留舊村，一旦聞官兵至，皆有內顧之心，必望風自潰矣。」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，據石錐壁，命送降名者各還村，「俟臺軍舉三烽，當亦舉烽相應。無應烽者，乃賊黨也，當進擊屠之，以所獲賞軍」。於是村民轉相告語，雖實未降者，亦詐舉烽。一宿之間，火光遍數百里。賊圍城者不測，各散歸。修義、鳳賢俱請降，稚遂克潼關。會有詔廢鹽池稅，稚上表曰：「臣前達嚴旨，徑解河東，非緩長安而急蒲坂，誠以一失鹽池，則三軍乏食也。略論鹽稅，一年準絹三十萬匹。昔高祖昇平之年，猶創鹽官，加典護，非與物競利，恐由利亂俗也。況今國用不足，微

六年之粟，折來歲之資，此皆奪人私財，事不獲已。豈若寶天產之貨，而均贍以理乎！臣已輒符所部，依常收稅。」蕭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，襲寶寅，寶寅奔万俟醜奴。

葛榮殺杜洛周，并其衆。

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詡，而立臨洮王世子釗。太后再臨朝以來，嬖倖用事，政事縱弛，盜賊蜂起，封疆日蹙。魏主年浸長，太后自以所爲不謹，凡魏主所愛信者，輒以事去之，務爲壅蔽，不使知外事，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。是時，車騎將軍、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，劉貴、段榮、尉景、蔡儁皆歸之。貴屢薦高歡於榮，榮見其憔悴，未之奇也。廐有悍馬，命歡剪之，歡不加羈絆而剪之，竟不蹄齧。起，謂榮曰：「御惡人亦由是矣！」榮奇其言，坐之牀下，屏左右，訪以時事。歡曰：「聞公有馬十二谷，色別爲羣，畜此竟何用也？」榮曰：「但言爾意。」歡曰：「今天子闇弱，太后淫亂，嬖孽擅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乘時奮發，討鄭儼、徐紇之罪，以清帝側，霸業可舉鞭而成，此賀六渾之意也。」榮大悅，自是每參軍謀。

胡氏曰：魏之中葉，以門地取士，及其衰也，以停年用人。於是英雄散逸，才智不用，思有以振而發之，而天下始多故矣。向使魏朝收而用之，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！

并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善，榮兄事之。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，內誅嬖倖，外清羣盜，二人皆勸成之。表請不聽，遂舉兵塞井陘。魏主亦惡儼、紇等，逼於太后，不能去，密詔榮舉兵內向，欲以脇太后。榮以高歡爲前鋒，至上黨，魏主復以私詔止之。儼、紇恐禍及已，陰與太后謀，酖魏主殺之，僞立

皇子爲帝。既而下詔曰：「潘嬪所生，實皇女也。臨洮世子釗，高祖之孫，可立。」遂迎釗即位，生三年矣。太后欲久專政，故立之。爾朱榮聞之，大怒，謂元天穆曰：「吾欲赴哀山陵，剪誅姦佞，更立長君，何如？」天穆曰：「如此則伊、霍復見於今矣。」乃抗表曰：「大行皇帝背棄萬方，海內咸稱酖毒致禍。又立皇女，虛行赦宥，上欺天地，下惑朝野。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，實使姦豎專朝，隳亂綱紀。今羣盜沸騰，鄰敵窺窬，而欲以未言之兒，鎮安天下，不亦難乎！願聽臣赴闕，參預大議，問侍臣帝崩之由，訪禁衛不知之狀，以徐、鄭之徒付之司敗，雪同天之耻，謝遠近之怨。然後更擇宗親，以承寶祚。」

胡氏曰：魏氏之亂，始於世宗奉佛，政事不修。重以肅宗幼弱，胡后稱制，穢德彰聞。元澄、雍、懌，才薄力弱，劉騰、元叉，擅權黷貨，以召六鎮之兵。雖然，其間非無忠謀至計、排難解紛者，而朝廷忽焉。如元匡、崔光、袁翻、李崇、張普惠、薛淑、元孚、元深、元順、元纂、辛雄、路思令、楊椿、源子邕之言，皆不聽也。然則非爾朱榮、高歡能爲魏毒也，魏自亡爾。

三月，葛榮陷魏滄州。

魏爾朱榮舉兵晉陽。夏，四月，至河陽，立長樂王子攸，而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，殺王公以下二千人。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封太原王，遂入洛陽。爾朱榮與元天穆議，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，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，欲立之。遣從子天光告之，子攸許之。榮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，唯子攸像成。榮乃起兵，發晉陽。靈太后聞之懼，悉召王公等入議，宗室大臣疾太后所爲，皆莫肯言。太后乃用徐紇計，遣李神軌帥衆拒之，別將鄭先護、鄭季明守河橋。四月，子攸潛自高渚渡河，會